

新历史语境下《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伦理学解读

陈礼珍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国内批评界对《弗兰肯斯坦》关注很多,但批评重点一般都集中在批判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这一问题上,认为他不应该滥用科技力量和违背自然规律,以至造成伦理和生态灾难。本文试图从生态伦理角度出发,关注在这本小说中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关于遗弃与教养的主题。在 21 世纪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生态力量之间应如何和谐共存,如何共同建立一个安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弗兰肯斯坦》 生态伦理批评 和谐共存

作者简介:陈礼珍,江西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叙事学和小说阐释学研究。

Title: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in the 21st Century Historical Context: an Eco-eth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Critics in China paid much attention to *Frankenstein* and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reading and re-reading of this famous novel. However, the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focus is, for the most part, on one motif: by abusing the power of science and breaking the laws of nature, Victor Frankenstein brings ethical and ecological disaster to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shifts the critical engagement to another motif, namely, the issue of desertion and education. It reconsiders the issue of human beings' coexistence in harmony with other non-human ecological forces, and tackl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build a saf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co system.

Key words: *Frankenstein* eco-ethical criticism coexistence in harmony

Author: **Chen Lizhen** is lecturer of English a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He specializes in narrative theories and hermeneutics of novel. Email: chenleezhen@163.com

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国内外评论界围绕它衍生出来的研究著述和论文非常多。《弗兰肯斯坦》往往被评论界推举为“第一部科幻小说”,它已经成了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在中国知名度也非常高。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特博士(Lucy Pollard-Gott)前几年做出的调查研究表明,在世界文学和传说最著名的一百个虚构人物中,弗兰肯斯坦排第三十三名(第一名是哈姆雷特,贾宝玉排第八)(转引自张金凤 94)。自 1818 年出版问世以来,《弗兰肯斯坦》已经被翻译成一百多种语言,不断被复制和改写,衍生出几十个舞台和电影版本。

故事由探险家沃尔顿写给姐姐的四封书信组成,信中讲述了他 在北极探险中如何救起一个垂死之人,即书中主人公维克多。维克多向沃尔顿讲述了自己的往事。维克多在德国的英戈尔施塔特读书,研究化学和生物学。他执迷于弄清生命的起源,为此还专门学习了解剖学,天天关在实验室里用残缺的人体器官拼装出人体。终于有一天,他通过电击的方法使它获得了生命。可是拼装的人体在接受电击复活的过程中毁了容,变成了奇丑无比的大怪物。维克多在惊吓之余夺路而逃,将它遗弃在实验室里。等他第二天回去时发现怪物已经逃走。从此以后维克多就开始了精神失常和家人接连遭受怪物迫害而亡的悲惨生活。玛丽·雪莱笔下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和希腊神话中盗火拯救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具有奉献精神。然而,他却又一手造成了自己、亲人、朋友以及怪物的悲剧。维克多追杀怪物一直到了北极冰原,追捕未果即葬身在那里,怪物最后也自焚而亡。

长期以来,所有人似乎都在关注一个问题:怪物是违背生态和自然规律的,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批评故事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认为他不应该滥用科技力量,违背自然规律,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恐怖的人造怪人。在克隆技术和基因工程到来之前,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但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复制、改造和创造出一个生物或者一个物种在技术上都已经成熟。现在,生物工程技术正在大规模地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同时也带来威胁,远期生态效应还有待时间来证明),“弗兰肯斯坦”早已来到了我们每个人身边。笔者认为,既然如此,如果现在再来谴责和声讨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呼吁玛丽·雪莱笔下的怪物没有存在的必要,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既然如此,我们能否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另外一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生态(即便是在科学技术背景下催生的崭新物种和生态力量)应该如何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造福世界。有鉴于此,笔者着手梳理了一下国内近期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论文,试图从生态伦理角度重新阐释这部小说。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近几年来,国内掀起了一个对《弗兰肯斯坦》研究的热潮,许多作者从不同角度来重新阐释和解读这个经典文本。^①归纳起来,国内这些众多著述基本都集中在以下三个理论视角:女性批评、叙事学和伦理学。其中,已有许多评论家从伦理学和生态环境理论的视角来观照《弗兰肯斯坦》这个深刻的道德寓言,用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阐释和深化传统文学批评中对书中涉及的生命危机和生态危机等方面的认识。^②中国批评界主要聚焦在《弗兰肯斯坦》全书最核心的寓意之一:滥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顾自然规则和秩序,企图和上帝一样创作生灵的个人主义野心给自己、社会和地球生态带来巨大危害与恐慌。

总的来说,批评界都公认玛丽·雪莱在书中探讨了科学和技术进步在生态和伦理方面的双刃剑作用,她关心的是人违背天性滥用科学力量僭越自然规律

之后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批评了以维克多为代表的脱离人文精神寄托的纯科学进步观,批判了典型男权意识性质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这是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书中所传达的最醒目也是最核心的观点之一。这些论文各自从不同理论角度出发,对我们理解《弗兰肯斯坦》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对更好地解读文本多层次意义很有帮助。然而,纵观国内从伦理学和生态学角度出发研究《弗兰肯斯坦》的文章,似乎所有评论的重点都集中在阐明上述论点,而对书中另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主题却常常忽视或者语焉不详。这个主题就是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养育与遗弃的问题。结合以上原因,本文拟从生态伦理学角度来阐发《弗兰肯斯坦》在人际关系主题上所传达的现实意义。

二、被“浪漫主义”所遮蔽的生态伦理忧患意识

玛丽·雪莱受她父亲威廉·哥德温和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影响很深。她在思想上她接受了父亲早年激进哲学社会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她甚至还模仿了父亲小说中“疯狂科学家”的形象。此外,她还借鉴了玫瑰十字会秘术小说中寻找隐秘知识的文学原型。她还有机会接触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出现的电力、磁力和电流刺激等新兴科学。^③玛丽·雪莱在她早期的多部作品中都设置了一些极端的场景,将故事中人物放在巨大的自然环境变动之中。她很关注人与生存生态环境的互动问题,关注人的行为如何影响自然,以及自然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威胁、限制甚至中断灭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弗兰肯斯坦》如此,她的另一部小说《最后一个人》同样如此。它用科幻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故事,讲述了人类社会如何在空前的巨大瘟疫前束手无策,濒临灭绝。和她父母一样,在玛丽·雪莱看来,人的性格和行为形成是受周围环境的强大力量塑造的。可是,和她思想偏激和激进的父母相比,玛丽·雪莱同时也意识到人的性格和行为对周围环境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她正是在这种人与周围环境的双向互动中看到了当时风头正劲的浪漫主义意识形态背后埋藏的巨大隐患。

提起浪漫主义流派这个词,很多人会将它与一些阐释定见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大自然慰藉和净化灵魂的功能”,“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等等。笔者认为这种笼统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纵观雪莱、济慈和拜伦的文学作品,他们都描写到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艺术与现实的冲突(有许多人将这一点看作是将浪漫主义作为现代主义源头之一的证据),而且已经认识到这些冲突根本无法调和。他们意识到人类注定要在自然的世界里完成自我救赎,而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冷漠和并不让人愉悦的。这个观点在当时为许多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所认同(Gaull 225)。作为玛丽·雪莱的丈夫和好朋友,雪莱和拜伦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毫不隐晦地流露出了上述思想倾向。^④而长期以来,这一点却又往往被“浪漫主义”和“崇尚自然”这些标签式解读定见所遮蔽。其实,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一向都关注人、自然和艺术之间的冲突问题。拜伦在很多作品中都赞美大自然,颂扬自然造化景物和风雨雷电等自然元

素震撼人心的伟力。但是,拜伦更擅长和专注的是讽刺性质的叙事,他在代表作《唐璜》中就用嘲讽和愤世嫉俗的笔调“粉碎了有关高尚仁慈、养育万物的大自然的浪漫幻想,以及对人性善的卢梭主义的信念”(桑德斯 556)。雪莱在诗歌里也经常涉及到自然,可是在他眼里外界自然似乎只是触发人内在感觉和思考的引信,大自然中各种触动人心的景物都是一种无形力量的外化,是人获取知识的一种来源,而赋予一切道德意义的是人类意志。这在他专门探讨人与外在自然关系的两篇哲思性诗歌“勃朗峰”和“智力美颂”中尤为明显。这样一来,笔者认为在雪莱和拜伦眼里似乎人与外在自然并不是同而化一,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体与用的关系;他们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生命的意义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进步,自然只是一种手段与过程。这样一来,简单地认为浪漫主义着重描写自然、强调回归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说法似乎就不大妥当了。浪漫主义确实是对启蒙运动一来崇尚理性和科学思潮的反拨,但是这种反拨在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后期浪漫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本身就包含了一些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反思与扬弃。因此,这种将浪漫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化和简单化的阐释方法往往容易误导对文本的解读。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就表达了当时浪漫主义思潮两面性的冲突,她通过虚构一个浪漫和哥特气息浓烈的寓言,聚焦于书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维度的描写,用振聋发聩的声音警醒人们在面对非人类的他者自然时应该如何互相尊重与和谐共存。

三、生态伦理视角下人的教养与成长环境问题

作为一个深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玛丽·雪莱崇尚自然,对科技和工业有厌恶与抗拒感,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她对弗兰肯斯坦和他创造的怪物态度既矛盾又模糊。^⑤但毫无疑问的是,她在书中明显流露出对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的担忧,她看重的是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伦理意义。玛丽·雪莱在书中“揭示了现代个人主义追求对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和破坏,警醒现代人应节制个人欲望,尊重社会规范,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超前关注和思考”(陈姝波 129)。她用科幻的文学体裁虚构了一个哥特氛围很浓的寓言故事,体现的是她对人与自然之间如何和谐共存,如何利用科学为人类造福,如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终极问题的关怀。这体现了玛丽·雪莱重视生态与环境问题的超前思维。

下面让我们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弗兰肯斯坦》在人际关系主题上所传达的现实意义。玛丽·雪莱对书中人物的态度非常微妙,她通过对叙述距离的变化控制来传达她对人物价值判断的变化。其中,怪物在书中形象的变化最有意思。读者首先都是通过维克多的叙述来了解怪物,这样,它就被描述成了一个蛮不讲理和纠缠不休的杀人恶魔,后来到了第11-16章,怪物现身了。玛丽·雪莱给了它话语权,让它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这样一来,读者心中对怪物的印象马上就改变了,立刻对它产生同情。玛丽·雪莱给怪物话语权让它出

面澄清维克多对它形象的歪曲这一举动是极不寻常的,这里面暗示了她对怪物同情的基本面。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玛丽·雪莱本人对书中维克多拼装并重新赋予生命的“人”没有用过怪物(monster)这个词,P. B. 雪莱在1816版的前言中也将它称为生物(being)。他们之所以用较为中性的“生物”,而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怪物”来称呼它,这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和价值判断在里面。在玛丽·雪莱写作《弗兰肯斯坦》时,P. B. 雪莱和拜伦经常讨论生物和生命科学,他们对达尔文医生的生物试验很感兴趣。^⑥他们很明显接受了当时进步的生命和生物科学,认识到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物种都是联系在一起,是互相影响的。他们扬弃了中世纪“伟大的生存之链”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认识到了地球和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有尊严,都值得尊敬。这其实就是对生态和环境重视和保护的早期自发意识。他们并没有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割裂开,相反,他们积极地同情和探寻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生态种类,他们不反对当时科学界最新进展提出的人类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学说,但是却不愿相信由此带来的物种灭绝说。因此,P. B. 雪莱和济慈他们才在他们作品中一次次地诉诸于久远的自然神话,尤其是一些描述仪式性质的婚姻、出生、献祭和死亡巡回等季节和生殖原型神话(Gaull 226)。虽然玛丽·雪莱很多时候并不追随丈夫 P. B. 雪莱的激进观点,但是在对待物种和生态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她对维克多僭越伦理和生态规律行为的批评并不仅仅是从描写维克多本身的悲惨遭遇着笔,更具艺术感染力的是,她用折射的方法从维克多的行为对周围人的影响,以及对这一行为的当事人怪物造成的巨大心灵和肉体悲苦遭遇着笔。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玛丽·雪莱对待怪物的态度并不是居高临下的,她放弃了西方秉持的人类中心论,将作为非人类物种代表的怪物放在她整个叙述行为的最里层。即使怪物的出现是伦理和生态上的一个巨大错误,并且由于自身道德伦理意识的缺陷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但玛丽·雪莱并没有剥夺它对教育和情感的强烈要求。这就表明了她对人类行为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性和互动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她还将怪物当作拟人化的自然之力,用一个虚构的寓言启示了我们应该如何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文学研究者克洛伯尔认为这个怪物完全可以比拟为20世纪的原子弹或将来的基因怪物(转引自徐健428)。克洛伯尔如此评述怪物可能是从维克多僭越自然规律可能对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角度出发的。但是,《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其实也有无辜的一面:它被创造出来就被维克多遗弃,不得不在野外艰难地生存和学习。遗弃和教养的问题其实是《弗兰肯斯坦》的一个重大主题,它贯穿了全书的始终。设想一下,假如维克多没有遗弃他创造出来的怪物,结局会怎样?《弗兰肯斯坦》讲述的其实是一个道德困境,它探讨了个人行为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人类的行为如何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怪物自我叙述的成长史往往被视作人类历史的缩影。“它所讲述的自我作为饱受困难的个体在逆境中存活和成长的历史其实就是对人类发展史的寓言性描述。它的基本

理念是讲述人的自然和天性的善良如何被文明社会所玷污腐化”(Clemit 35)。当怪物发现自己有了生命意识后离开实验室来到树林,这时它见到了月亮,但是此时它还没有学习语言,也不知道如何命名物体,所以它将月亮升起的过程描述为“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从树林里升起”,看到雪也只知道那是白色的“又冷又湿的东西盖住了大地”(Shelley 80-82)。有许多批评家在《弗兰肯斯坦》中发现了它与《失乐园》的互文性,将其解读为一个讽喻人类对上帝怨恨的宗教寓言。^⑦国外批评家已经注意到《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身上除了可以看到《失乐园》中撒旦般邪恶的行为,还同时兼有亚当的影子和卢梭“高尚的野蛮人”的印记。批评家马绍尔(David Marshall)在他的专著里讨论《弗兰肯斯坦》的章节中就指出:“评论家在怪物身上看到了一个启蒙运动意义上的高尚的野蛮人,它早期在森林中的生活(饮用溪水、采食野果、栖身树底、首次看见和使用火以及学习语言等)与卢梭笔下野人的生活极其相似”(Marshall 183)。在怪物自我的叙述中它讲述了自己被创造者遗弃后的孤独,讲述它如何渴望和人类交流。它每次都是怀着善良与诚挚的心去接近人们,可他们总是不给他开口的机会,看到它的模样就被吓坏,不是夺路而逃就是用石块扔它。虽然人们不理解它,但是它在叙述中仍然称他们为“我的人类邻居”(Shelley 85),仍然会在夜晚偷偷地给它想接近的人家打柴,尽力想帮助他们。在一次次试图与人交流失败后,它感到越来越失望,觉得自己很委屈,有一天它终于到了忍耐的极限:它好心救了落水的姑娘,却因为自己面目狰狞而被别人开枪击中。它哀叹道:“这就是我做好事的下场!……我彻底发怒了,发誓永远都要仇恨和报复所有的人”(Shelley 108)。在玛丽·雪莱笔下,怪物并不是生来就邪恶的,它完全是被他的创造者维克多一手推上阴谋、报复与杀戮的道路。在怪物本身来说,它是被创造者遗弃,并且无法与人交往,无法融入人类社会,被人不断误解之后才开始痛恨人类的。它性格的嬗变与它所处的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生态伦理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怪物作为拟人化的地球生态之力(虽然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智慧失去伦理考量而产生的畸形结果),它和人是需要互动的,它的本性是善良和亲近人类的,它渴望与人类和平共存,渴望与人类交流,渴望得到人类的尊重。如果它最起码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它的尊严得不到维持,它就会蜕变成与人为害的邪恶力量。

《弗兰肯斯坦》是一部含义极其含混和复杂的作品,可以从不同理论维度展开讨论。玛丽·雪莱在将近两百年前虚构的寓言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穿过历史时空,如果我们将这个道德寓言放在二十一世纪的新历史语境下进行解读,就可以看到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时使玛丽·雪莱和她的同代人怀有无比恐惧和忧虑的弗兰肯斯坦(或者说它的同类)已经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科学和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生态威胁时,我们应该如何学会与新兴的非人类他者生态力量和谐共存,如何避免生态危机,如何共同建立一个安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了一个迫切的生态伦理课题。而解决

这个伦理困境的第一步就是加深我们对这些新兴的非人类它者生态力量的了解,并且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充分考虑到这些新兴生态力量生存和成长的需求,给他们创造和保留适宜的生存空间。我们需要将它们和人类放在同一个有机联系的生态体系内,做到互相了解和互相尊重。只有这样,才有和谐共存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弗兰肯斯坦悲剧的覆辙。

注解【Notes】

① 据笔者电子检索的资料显示,2000—2008(10月份止)年间国内正式刊物上大约发表了51篇研究《弗兰肯斯坦》的论文,另外还有14篇硕士论文以它为题。(此数据仅作参考,并非严格意义上考证统计的结果)

② 国内从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角度专门论述《弗兰肯斯坦》的论文主要有:郭方云:“分裂的文本虚构的权威——从‘弗兰肯斯坦’看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策略”,《外国文学研究》4(2004):5—11;陈姝波:“悔悟激情——重读《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评论》2(2005):129—136;张喆:“《弗兰肯斯坦》:一个生态伦理学的个案”,《世界文学评论》3(2007):72—75;张枫:“《弗兰肯斯坦》的科技伦理解读”,《林区教学》3(2007):65—67;阮世勤:“《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伦理学意义”,《安徽文学》7(2007):30—31;张金凤:“现代寓言《弗兰肯斯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2008):94—98;徐健:“新视角下的‘巨人怪物’:论《弗兰肯斯坦》的生态意义”,《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科版)4(2008):427—428等。

③ See Rictor Norton, ed. *Gothic Readings: The First Wave, 1764—1840* (London & New York: Leicester UP, 2000) 157.

④ 雪莱和拜伦对玛丽·雪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弗兰肯斯坦》这本书写作的机缘都出自拜伦的一个小建议。那是1816年夏天,雪莱夫妇侨居日内瓦时,天气阴雨连绵,在看了一些恐怖故事和小说后,拜伦提议当时在场的四个人每人写个恐怖故事作为娱乐。于是,才有了玛丽·雪莱写作《弗兰肯斯坦》一事。

⑤ 关于玛丽·雪莱的浪漫主义倾向及其担心科技和工业威胁自然天道的思想背景,可参见 Michael Manson & Robert Scott Stewart, “Heroes and Hideousness: Frankenstein and Failed Unity.” *Substance* 22 (1993): 228—42.

⑥ Erasmus Darwin(1731—1802),写《物种起源》的 Charles Darwin 之祖父,十八世纪著名医学家、植物学家、哲学家、诗人、发明家和自然科学家,进化论这个词由他最早使用。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描述维克多用电击方法获得生命的灵感或许就是来源于他之前一个相类似的科学实验。详细参见《弗兰肯斯坦》1831年版玛丽·雪莱的序言部分。

⑦ 在1817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第一版中,玛丽·雪莱在卷首引用《失乐园》中的诗句,非常明显地隐射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很多读者尤其是宗教人士对此感到非常反感,所以她在1831年再版小说时就删减和修改了许多敏感的词句和段落,以至于她在1831年版的序文最后不得不为此找了所谓“改动皆在措辞文风之毫末,而无伤故事大意之根本”之类的托词。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姝波:“悔悟激情——重读《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评论》2(2005):129—136。

- [Chen Shubo: "The Passion in *Frankenstein* Reconsidere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05): 129 - 36.]
- Clemit, Pamela. " *Frankenstein*, Matilda, and the Legacies of Godwin and Wollstonecraf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y Shelley*. Ed. Esther Scho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 Gaull, Mary. *English Romanticism; the Human Contex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8.
- Marshall, David. *The Surprising Effects of Sympathy*. Chicago &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88.
- 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文学史》,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 [Sanders, Andrew.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rans. Gu Qilan,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Shelley, Mary. *Frankenstei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 徐健:“新视角下的‘巨人怪物’:论《弗兰肯斯坦》的生态意义”,《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科版)4(2008):427 - 428。
- [Xu Jian. "Ecological Meaning of *Frankenstein*."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08): 427 - 28.]
- 张金凤:“现代寓言《弗兰肯斯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2008):94 - 98。
- [Zhang Jinfeng. " *Fankenstein*: A Modern Fable."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 (2008): 94 - 98.]

责任编辑:刘 慧